

# 資治通鑑



中華書局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 資治通鑑

十六

唐紀

〔宋〕司馬光 編撰  
沈志華 張宏儒 主編



中華書局

# 目录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860)尽丁亥(867)凡八年	10634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868)尽己丑(869)凡二年	10688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870)尽丙申(876)凡七年	10734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877)尽庚子(880)十月凡三年有奇	10784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庚子(880)十一月尽壬寅(882)四月凡一年有奇	10830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壬寅(882)五月尽甲辰(884)五月凡二年	10878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甲辰(884)六月尽丁未(887)三月凡二年有奇	10922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丁未(887)四月尽戊申(888)凡一年有奇	10966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己酉(889)尽辛亥(891)凡三年	11012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壬子(892)尽甲寅(894)凡三年	11056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乙卯(895)尽丙辰(896)凡二年	11104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丁巳(897)尽己未(899)凡三年	11150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庚申(900)尽辛酉(901)凡二年	11190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壬戌(902)尽癸亥(903)正月凡一年有奇	11230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癸亥(903)二月尽甲子(904)闰四月凡一年有奇	11268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甲子(904)五月尽丙寅(906)凡二年有奇	11300

##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860)尽丁亥(867)凡八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庚辰,860)

1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勅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将新卒五百击裘甫。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晔,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庚辰,公元860年)

1 春季,正月乙卯(初四),唐浙东官军与裘甫叛军在桐柏观前交战,唐讨击副将范居植战死,讨击副使刘勅只身逃出生场,仅得免死。乙丑(十四日),裘甫率领部下徒众一千多人攻陷剡县,打开县府仓库,招募壮丁,部众发展到好几千人;越州上下一片恐慌。

当时两浙地区由于长期平安无事,人民不习战阵,武器甲杖也都腐朽锈钝,现役士卒不满三百人;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增募新兵来补充军队,但军吏接受贿赂,所召新兵几乎全是软弱无能的人。郑祗德派遣部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率领新兵五百人去袭击裘甫。二月辛卯(初十),官军与裘甫军在剡县以西交战,裘甫军在三溪之南设下埋伏,在三溪之北虚摆阵势,堵溪水上流,使人可在溪水下游涉渡。刚开始交战,裘甫军假装败走,官军随后追击,至溪水下游,当官军一半人涉过溪水时,贼军即将上流堵水闸决开,大水袭来,官军大败,三位领兵将领都战死,其部下官军几乎全部丧命。

由于裘甫打败浙东官军,山林海岛中的盗贼以及其他地方的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于裘甫的旗帜之下,部众发展到三万多人,分为三十二个队。各队小帅中较有谋略者首推刘晔,有武勇力气者首推刘庆、刘从简。盗贼都由远外地方向裘甫通信送款,要求归属于裘甫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称罗平,铸造的大印上刻着天平。于是大量聚积资财粮草,雇请优良的工匠,冶炼军器器械,其浩大的声势震动了中原。

2 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庙号宣宗。

3 丙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

4 郑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朝廷知祗德懦怯，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观察使，征祗德为宾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

2 丙申(十五日),唐懿宗率群臣将圣武献文孝皇帝李忱安葬于贞陵,并给他定庙号称宣宗。

3 丙午(二十五日),白敏中来到朝廷朝见唐懿宗,从马上不慎坠落于地,将腰摔伤,唐懿宗让他坐上轿子回去。

4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一再向朝廷上表告急,并且向附近相邻的道求救;浙西道派遣牙将凌茂贞率领四百人、宣歙镇派遣牙将白琮率领三百人赶往援救。郑祗德开始命令援军屯驻在城郭大门外及东小江边,不久又将他们召还帅府,用以守卫。郑祗德大肆犒赏援军,所赏钱物比朝廷度支一般发给的要多十三倍,而宣州、润州的将士仍然不满足。宣州、润州将士要求当地土军为先导,以便与裘甫贼军交战;浙东军诸将领有的假称患病,有的假装从马上跌到地上,而肯出征的人又必定先要求提升官职级别,最后军队竟派不出去。裘甫贼军的游骑来到平水以东的小江,浙东城士民准备好船只并带上粮食,从夜晚一直坐到天亮,各自谋求逃散。

朝廷知道郑祗德懦弱胆怯,议论要选择武将去替代他。夏侯孜说:“浙东地方有山有海,阻拦通路,只可以用计谋攻取,难以用强力夺得。朝中武将没有谁可以说是有智谋。前安南都护王式,虽然是儒家文士的儿子,却在安南使当地华人夷人都归服于他,他的威武之名远近都知道,可以任用他往浙东征讨裘甫贼。”诸位宰相都认为夏侯孜说得有理。于是唐懿宗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将郑祗德征回朝廷,担任太子宾客。

三月辛亥朔(初一),王式入朝问对,唐懿宗问王式有关讨伐裘甫贼军的方略。王式回答说:“只要给我军队,贼军必然可以攻破。”有宦官侍立在唐懿宗近侧,说:“调发军队,所花费的军费太大。”王式说:“我若为国家珍惜费用就不是这样说了。实际上调发的军队多,将贼军迅速消灭,所用的军费反而可以节省。若调发的军队少,不能战胜贼军,或者是将战事拖延几年几月,贼军的势力日益壮大,江、淮之间的群盗就将蜂起响应。现在国家的财政用度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地区,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阻绝,使时赋输送之路不通,就会使上自九庙,下及北门十军,都没有办法保证供给,

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菹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己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余姚，杀丞、尉；东破慈溪，入奉化，抵宁海，杀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馀老弱者蹂践杀之。

及王式除书下，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其徒饮酒，闻之不乐。刘晔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甫曰：“醉矣，明日议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



那样耗费的费用岂可胜计!”唐懿宗望着宦官说:“应当给王式调兵。”于是颁下诏书,调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军队交给王式指挥。

裘甫派兵分别攻掠衢州、婺州。婺州军府押牙房邛、散将楼曾、衢州十节之一的方景深等人率领军队拒守险要,贼军无法进入。裘甫又分兵攻掠明州,明州的民众相聚在一起谋划说:“贼军如果进入城中,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剁成肉酱,何况家中的财产货物,就更加难以保存了!”于是相率捐出自己的财产来招募勇士,冶炼兵器枪械,树立栅栏,疏浚壕沟,截断桥梁,为固守城池作好准备。己巳(十九日),裘甫亲自率领军队一万多人攻掠上虞县,并焚烧县城。癸酉(二十三日),裘甫率军攻入余姚县,杀县丞、县尉;又向东攻破慈溪县,进入奉化县,又抵达宁海县,杀宁海县令,并将宁海县城占据;分一部分军队进围象山县。裘甫军在所过地方俘虏少壮居民,所余老弱居民在遭受蹂躏摧残后,全部被杀死。

当王式任浙东观察使的委任状颁发下来,浙东地区的人心才稍微安定。裘甫正与部下徒众饮酒,得知王式将到来,很不高兴。刘晔叹息说:“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而战略计划还没有制定,实在是可惜!今天朝廷派遣王中丞率军队来镇压,听说这个人智勇双全,所向无敌,不过四十天时间必然会赶到。裘将军您应该赶快率领军队攻取越州,凭借越州高大的城郭,占据官府的仓库,再派遣五千军队驻守西陵,沿浙江修筑堡垒,以抗拒王式所率官军,同时要大量地收集各种船舰。如果获得机会,就率大军长驱进取浙西,渡过长江,掠取扬州的货物财宝来丰富自己的军资费用,回军后,修缮旧都石头城而坚守,这时宣歙、江西地区必定会有人起而响应。您再派遣刘从简率领军队一万人沿海南征,袭取福建。这样,就使唐朝的东南贡赋之地全部归于我们手中;虽然说我们的子孙恐怕不能守住东南半壁山河,但我们的身家性命可以保证无忧了。”裘甫说:“你喝醉了,明天再商议吧!”刘晔因为裘甫不用他的战略谋划,十分愤怒,假装喝醉走出。有一位名叫王格的唐朝进士在裘甫军中,被当作宾客受到礼遇。王格对裘甫说:“如果按兵马副使刘晔的谋划行事,

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为郑祗德置酒，曰：“式主军政，不可以饮，监军但与众宾尽醉。”迨夜，继以烛，曰：“式在此，贼安能妨人乐饮！”丙申，饯祗德于远郊，复乐饮而归。于是始修军令，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

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贼谍入越州，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许引贼将来降，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贼皆知之。式阴察知，悉捕索，斩之；刑将吏尤横猾者；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正是当年孙权所做的割据江东的事业。但孙权是乘天下大乱的机会，因而能保据江东；如今中原无事，划江称帝的功业不容易办成。不如率领部众去占据险要地方，自守天涯一角，在陆地上耕种，在大海中捕鱼，事危急时就逃入海岛，这才是万全的计策。”裘甫畏惧王式，犹豫而不能决。

夏季，四月，王式率大军行至柿口，义成军的军容不整齐，王式想把领兵将领斩首，过了一段又把他释放，于是军队号令齐一，队形整齐，所过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西陵，裘甫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王式说：“裘甫必定没有投降之心，实际上是想来刺探我的动静，并用投诚的姿态使我军骄傲，放松警惕。”于是对使者说：“如果裘甫把自己捆绑起来，亲自来投降，当免他一死。”

乙未(十五日)，王式进入越州，与郑祗德交接政务后，即为郑祗德设置酒宴，王式说：“我因为要主管军政大事，不能饮酒，监军以下的将校可以与众宾客痛饮尽醉。”至夜晚，点上蜡烛继续宴饮，王式说：“有我在这里，叛贼怎么能妨碍我们饮酒作乐。”丙申(十六日)，王式到远郊为郑祗德饯行，再次欢快痛饮而归。于是开始重新修订军令，先前宣告军饷用度不足的人不再吭声了，声称患病卧床的人也起来干事了，要求先升官再出战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裘甫手下的小头目洪师简、许会能率所部投降官军，王式说：“你们归降是好事，应当立功自效，以区别于贼寇。”于是让他们率领原先的部众充当先锋，与裘甫军作战，作战有功的，才上奏朝廷授以官爵。

先前，裘甫派间谍潜入越州，越州军府官吏竟收藏他们，给他们供应饮食。州府文武将吏也往往暗中与裘甫军联络，以求城被贼军攻破的日子，能免死并保全妻子儿女；有的人假装引裘甫手下将领来投降，实际上是来窥探军情虚实；城中官府的密谋和暗语，裘甫军全都知道。王式暗中将这一切查明，把通敌将吏全部逮捕并处斩，又对州府中特别专横狡猾的将吏用刑，严格门禁法规，没有经过检查的人不得出入，夜里安排周密的警戒，裘甫贼军于是不再能探知官军的虚实了。

式命诸县开仓廩以赈贫乏，或曰：“贼未灭，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无状，困馁甚；式既犒饮，又矚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或请为烽燧以诃贼远近众寡，式笑而不应；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候骑；众怪之，不敢问。

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令之曰：“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

癸卯，南路军拔贼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贼将毛应天，进拔唐兴。

王式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仓库的储粮，用以赈救贫苦乏食的百姓，有人说：“裘甫贼寇还未消灭，军粮正急于要用，不可散发。”王式说：“这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

唐官军缺少骑兵，王式说：“吐蕃国、回鹘国的降俘发配到江、淮的人有好几批，这些人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熟悉鞍马骑射，可以起用他们。”于是到官府查他们的名籍，得到骁勇强健的吐蕃族、回鹘族人一百多人。这些胡虏远离家乡，被流放看管的年月已久，看管他们的军吏对他们凶恶狠毒，使他们极度贫困饥饿，王式将他们召来后既供给酒食，又接济他们的父母妻儿，于是都感恩欢呼哭拜，愿为王式效劳出死力，王式将他们都配为骑兵，让骑兵将领石宗本统率他们。凡是流放在越州管辖境内的吐蕃、回鹘族人，均按照这种办法征集来，又凑得汝州龙陂监好马两百匹，于是骑兵足够了。

有人请求建设烽火台，用来警报贼寇的来犯，以及报告来犯贼寇的远近、众寡，王式只是笑一笑，而不予答应；王式又选懦弱的士兵，让他们骑强健的战马，配以很少的武器，作为侦察骑兵，部下众人感到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王式察看越州城内诸军营，当时有州府士兵以及土团私家子弟第四千人，王式让他们引导入援官军分路讨伐贼寇；越州府下没有守兵，王式又再征土团民兵一千人来补充。然后王式命令宣歙将领白琮、浙西将领凌茂贞率领本部军队，北来将领韩宗政等人率领土团，合起来有一千人，由石宗本率领骑兵为前锋，从上虞县开往奉化县，去解象山之围，这支军队号称东路军。王式又命令义成镇将领白宗建、忠武镇将领游君楚、淮南将领万璘率领本部军队，与台州军会合，号称南路军。王式下命令说：“不管是艰险还是容易，各军不要对所布置的任务进行争夺，不准焚烧老百姓的房屋茅舍，不准杀平民来增加首级冒功。平民被迫参加贼寇的，应招募他们来归降。缴获贼寇的金帛财产，官府不加以过问，但擒获的俘虏，都是越州本地人，应放他们回家。”

癸卯(二十三日)，南路军攻下裘甫贼军的沃州寨，甲辰(二十四日)，又攻下新昌寨，击破贼将毛应天，进而又攻打唐兴县。

5 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上疏，以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未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己酉，贬谱为阳翟令。谱，珪之六世孙也。五月庚戌朔，给事中郑公舆封还贬谱敕书。上令宰相议之，宰相以为谱侵敏中，竟贬之。

6 辛亥，浙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晔、毛应天于唐兴南谷，斩应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请昭义军，诏从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军，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跌戮将四百人，益东路军，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贼入甬溪洞。戊辰，官军屯于洞口，贼出洞战，又破之。己巳，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晔谓裘甫曰：“向从吾谋入越州，宁有此困邪！”王辂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晔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

5 白敏中三次向唐懿宗上表辞宰相位，唐懿宗不批准。右补阙王谱上疏给唐懿宗，认为：“陛下即皇帝位不久，初次治理天下大事，尚缺乏经验，这正是宰相辅臣尽心出力的时刻，因此，宰相一刻也不可暂缺。白敏中自从今年正月以来就患病卧床，至今已经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与他坐着谈论政事，也从不超过三刻钟，天下大事多如乱麻，您哪有时间与他讨论呢！希望批准白敏中辞职的请求，另外寻访有才能德望的人，来帮助您出主意，使您的政策更加圣明。”己酉（二十九日），唐懿宗将王谱贬官为阳翟县令。王谱是王珪的六世孙。五月庚戌朔（初一），给事中郑公舆将贬王谱官的诏书封还。唐懿宗命令宰相议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侵犯了白敏中，最后还是将王谱贬了官。

6 辛亥（初二），浙东路军在宁海击败裘甫部将孙马骑率领的军队。戊午（初九），南路军在唐兴县南谷大破裘甫部将刘晔、毛应天率领的军队，并在战阵上斩毛应天。

起先，王式因为军队少，向唐懿宗奏请再调发忠武军、义成军，并要求调昭义军，唐懿宗下诏表示同意。忠武、义成、昭义三道兵来到越州，王式命令忠武军将领张茵率领三百人屯驻在唐兴县，切断裘甫军逃往南方的道路；命令义成军将高罗锐率领三百人，加上台州地方军队，径直奔赴宁海县，进攻裘甫贼军的巢穴；命令昭义军将领跌跌率率领四百人，去加强东路军，切断裘甫军进入明州的道路。庚申（十一日），南路军在海游镇大破裘甫贼军，裘甫军队逃入甬溪洞。戊辰（十九日），唐官军在海游镇，裘甫出洞交战，又被打败。己巳（二十日），高罗锐袭击裘甫部将刘平天的营寨，将营寨攻破。至此，唐诸路军队与裘甫贼军作战十九次，裘甫军连续失败。刘晔对裘甫说：“如果您能听从我的谋划，进入越州，那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呢！”王格等几个唐朝科举入第的进士在裘甫军中，都穿绿衣做小官，刘晔将他们全部斩首，说：“破坏我的计谋的，正是你们这些青虫！”

高罗锐攻克宁海县，收集逃散在外的平民百姓，得七千多人。王式说：“贼军窘迫，加上饥饿，必然要逃入大海，如果贼寇逃入海岛，那么今年几个月间是不能擒获他们的。”于是命令高罗锐驻军海口拒守，

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滢。思益等遇贼将刘简于宁海东，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众尚万余人。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礪村，贼将王皋惧，请降。

7 壬申，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敕州县税外毋得科率，仍敕长吏严加纠察。”从之。

#### 8 袁王绅薨。

9 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弃辎帛盈路，以缓追者。跌跌戮令士卒：“敢顾者斩！”毋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



又命令望海镇将领云思益、浙西将领王克容率领水军在海岸水际巡逻。云思益等率水军在宁海以东海面与裘甫军将领刘简所率船队遭遇，裘甫军船队没有料到官军水师这么快就赶到，都将船抛弃，上岸窜入山谷，云思益的水军缴获裘甫军十七条船，全部烧毁。王式说：“贼军已没有什么地方可逃了，只有黄罕岭可以进入剡县，可恨没有兵守黄罕岭。虽然这样，裘甫贼也可擒获！”裘甫既失去宁海，于是率领部下徒众屯驻宁海县西南六十多里处的南陈馆下，部众仍然有一万多人。辛未（二十二日），东路军在宁海西北四十里的上矜村击败裘甫贼军将领孙马骑的部队，王皋畏惧官军，请求投降。

7 壬申（二十三日），右拾遗内供奉薛调向唐懿宗上言，认为：“自从兴兵征讨以来，赋敛税科无度，地方上的群盗，多半都是逃亡的农户，固然应该消灭他们，但他们处境也很可怜，令人伤心。希望陛下向州县颁布诏敕，凡朝廷所定的正税以外，不得再有课税门目，并且颁下敕令给有关官吏，对税目加以严格的纠察监督。”唐懿宗表示同意。

#### 8 袁王李绅去世。

9 戊寅（二十九日），唐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大破裘甫贼军，斩头颅数千颗，贼军抛弃大量丝绸缁帛，布满道路，企图延缓官军的追击。跌跌对士兵下令：“谁敢顾盼不前，留恋财物，立即斩首！”于是官军士兵没有人敢违犯。贼军果然从黄罕岭逃去，六月甲申（初五），再入剡县。贼军诸将不见裘甫，不知道他在何处，唐义成镇将张茵在唐兴县曾将裘甫俘获，将要对他用刑，裘甫说：“贼军已进入剡县。你如果释放我，我愿意作军队的向导。”张茵信以为真，听从了裘甫的建议。张茵跟在裘甫后面，比裘甫晚一天到达剡县，于是义成军在建德东南筑垒驻扎。裘甫进入剡县城，官军府探知情报，感到恐慌，王式说：“裘甫贼不过是来束手就擒而已！”于是命令东、南两路军到剡县来会合，辛卯（十二日），将剡县城团团围住。裘甫军的城防守卫十分坚固，官军攻城，无法攻下；王式部下诸将议论断绝溪水，渴死城内人，裘甫贼军知道官军要断绝其水源，于是出城交战。三天内